

王维、孟浩然山水诗禅味之对观

冯红梅

(阳江技师学院 529500)

【摘要】王维、孟浩然的山水诗是在佛教思想大盛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作的，很大一部分诗与禅理相关：或是直接记叙的佛事禅理，或在山水的描写之外深蕴禅味。继魏晋时期受玄学影响而形成的山水诗之后，王孟山水诗中在“言”与“意”的罅隙中通过禅味以沟通诗境与禅境，其本质都是诗人寻求与自身、与自然达成和解的途径。

【关键词】山水诗；禅味；王维；孟浩然

山水诗的产生与玄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，玄学思想是老庄思想在魏晋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中说：“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”。汤用彤先生在《魏晋玄学论稿》中论及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的时候认为：“魏晋玄学之影响于文学者自可在于其文之内容充满老庄之辞意，而实则行文即不用老庄，然其所据之原理亦可出于玄谈”，又认为“谢灵运之颐情山水”正是“清淡之表现”。谢思炜在《禅宗与中国文学》中谈到：“在王维的时代，也存在着某种类似的思想背景，佛教和禅宗思想的发展以及由它们的刺激而引起的儒家思想的革新，正在形成广泛的形而上学的讨论兴趣，同时也在文学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以哲理或者机趣味见长的诗歌形式”。在魏晋玄学的论题中，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对于诗歌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，无论是言不尽意派还是得意忘言派，都旨在言和意的罅隙中传达某种体悟，而山水自然景物就成为了理想的载体。山水诗在王维和孟浩然笔中大放光彩，而言与意之间的张力也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标准。在佛教大兴禅宗思想发展的唐代，山水诗通过言与意的张力所传达出来的，由魏晋的玄言之味转而成为了禅味，虽然其本质上都是在山水描写之外的一种形而上的抽象，但是毕竟在具体的思想内涵上有所差别。

佛教典籍中关于“禅味”的记载可见于《维摩诘经》。在《维摩诘经·方便品》中维摩诘“久于佛道，心已纯淑，决定大乘”，“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”。又《文殊师利问疾品》：“何谓缚？何谓解？贪著禅味，是菩萨缚；以方便生，是菩萨解”，贪恋禅定的喜悦是一种缠缚，能够随缘示现，以种种方便法门济度众生，这就是解缚。“禅味”在《维摩诘经》中如字面所述，指的就是僧人禅修的趣味。

中唐唐僧皎然在《诗式·中序》中谈到“世事喧喧，非禅者之意，假使有宣尼之博识、胥臣之多闻，终朝目前，矜道修义，适足以扰我真性，岂若孤松片云，禅坐相对，无言而道合，至静而性同哉？吾将深入杼峰，与松云为侣”。皎然在这篇序文中的言及的在“无言”中体道，摒除喧嚣世事对真性的困扰的过程，是与通过杼峰松云的寄情同步的，也就是说山水为他体悟禅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空间，皎然首开先例，打通了禅道与山水的渠道。

白居易《题道宗上人十韵并序》诗中，小序“予始知上人之文为义作，为法作，为方便智作，为解脱性作，不为诗而作也：“清静斋戒体，闲淡藏禅味。从容恣语言，缥缈离文字”、“先以诗句牵，后令人佛智”。白居易所谈到的禅味，指的就是佛法佛理，他认为“人多爱师句，我独知师意”，也就是上人诗中的禅味藏于语言中而不容易被体会出来。禅味在唐代应该指的是诗句背后所蕴含的禅学思想，但是因为诗歌所固有的言与意之间的罅隙和张力，禅味与禅机和禅理又有着精微的差别。

在唐代以后，与“禅味”相关的诗学理论有所发展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中以禅喻诗：“禅家者流，乘有小大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。……具正法眼，悟第一义。若小乘禅，声闻、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论诗如论禅：汉魏晋与盛唐之诗，则第一义也。大历以还之诗，则小乘禅也，已落第二义矣。晚唐之诗，则声闻、辟支果也”，“大抵禅道惟在妙悟，诗道亦在妙悟，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，而其诗独在退之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为当行，乃为本色”¹。严羽认为“论诗如论禅”，汉魏晋和盛唐之诗与大历以

降到晚唐之诗的差别，是力求普渡众生、“具正法眼”的“第一义”和只求自度的“小乘禅”的“第二义”之间的差别。此外，他还提出孟浩然虽学力逊于韩愈但是诗高于韩，其根本原因在于“妙悟”二字。严羽不仅以诸般佛法的差别来喻指诗歌境界的高低，更进一步指出将禅和诗句勾连起来的“当行”和“本色”在于“妙悟”二字。

清初王士禛回应严羽的“以禅喻诗”，对禅境和诗境之间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阐述：“严沧浪以禅喻诗，余深契其说，而五言尤为近之。如王、裴《辋川绝句》，字字入禅。他如‘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’，‘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’，以及太白‘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’，常建‘松际露微月，清光犹为君’，浩然‘樵子暗相失，草虫寒不闻’，刘昫虚‘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’，妙谛微言，与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，等无差别。通其解者，可语上乘”。又言“舍筏登岸，禅家以为悟境，诗家以为化境，诗禅一致，等无差别”。“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”的禅境，就在于佛祖之意不寓于言，而迦叶心下明澈了知，这是禅家的悟境，而诗的化境，也在诗所传达的意味已经超越了语言的表面意思，而指向一个更幽微的、存于言外，只待相知者体悟的境界，化境之化正在于意摆脱言的约束，正所谓“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”（张孝祥《过洞庭》）。

在厘清“禅味”之于诗的相关理论之后，再操此刀剖析王孟的山水诗之时，可以发现王孟的山水诗中能进行禅味的分析和品味的有两种，一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诗，一是全然进行山水描写而具得意忘言之妙的诗作，下文将分别尝试进行分析。

王维和孟浩然参加的佛事活动的经历体现在诗歌创作中，在诗句中或化用佛教典故、佛教意象和佛学典籍，或以诗句表达禅悟。王维的诗中通常传达出一种体察禅理的通透和宁静，孟浩然的诗中则通常渗入诗人在尘世和佛门之间的徘徊和纠结。王维的“迹为无心隐，名因立教传”（《投道一师兰若宿》）、“山河天眼里，世界法身中，莫怪销炎热，能生大地风”（《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》）等，都将佛理融入诗句之中，不求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”，而是直接言说自己领悟到的佛理。对观孟浩然相似的作品，在《还山论湛法师》中他叙述自己人生路途之艰辛，并叙说在受佛法启发之后“烦恼业顿舍，山林情转殷”的体悟，抛开种种烦恼之后眼中山林似乎都变得殷勤。在《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》中，诗人在“会理知无我，观空厌有形”，刹那间诗人意欲跳出本体之我和形体之困，但在诗末又点出自己的“皇宁”，似乎尘世依旧有业障让他留恋不已不能投身于佛门。在《游云门寺寄越州包户曹徐起居》，孟浩然以“入香界”为契机，阐明自己通过接触佛教而有所超脱“白云日夕滞，沧海去还观”，意境开阔却有所粘连，表达的正是欲投身佛法却受故园之思和友人之念的羁绊。

佛寺禅房通常坐落在山水优美之所，清静的水山之景实为促使诗人放下俗念、专心修禅的重要因素。王孟的访禅诗中所涉及的对山水风光的描写，从中都可以透视出山水之外的禅味，但因为诗歌的主体和重心都落在佛事或者禅理上，所以山水之句只起到衬托和过渡的作用，并不十分出彩。比如《题大禹义公房》一诗中，孟浩然通过“看取莲花净，应知不染心”一句表明自己已有禅悟，舍弃了欲念之心，使诗人悟禅的不仅仅是佛经，还有禅房外清幽的景色。常建有诗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云：“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竹

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万籁此都寂，但余钟磬音”，与此由景悟禅之理相通。

孟浩然在《云门兰若与友人同游》中写云门寺环境之幽绝：“石怪屡惊马、小溪劣容舟”，亦写问禅之阻碍；“云簇兴座隅，天空落阶下”既写山间奇观，亦写禅修之地神圣肃穆，山水万物似乎也为佛法倾倒，景色之妙更凸显出禅修之趣和佛法之妙，诗人于此诗中表达了他参透“一切皆空”，愿弃儒就佛的意愿。王维的“梵流诸壑遍，花雨一峰偏”（《投道一师兰若宿》）、孟浩然化用佛典的“绳床见虎眠”（《陪柏台友共访聪上人居》），眼前的自然之景与禅境仿佛融合在了一起，皆因诗人带着禅意的眼光来观照山水、以为山水莫不蕴含禅意之故。

描写禅房山水风光的诗句，还有如“阴风常抱雪，松涧为生泉”（孟浩然《陪柏台友共访聪上人居》）、“石门殊壑险，篁径转森邃”（孟浩然《寻香山湛人》）、“松泉多清响，苔壁饶古意”（孟浩然《寻香山湛人》）、“竹外峰偏曙，藤阴水更凉”（王维《过福禅师兰若》）等，通常因为禅房地处幽僻之所而山水风景别具幽冷之感。王维《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》中所写的“食随鸣磬巢乌下，行踏空林落叶声。迸水定侵香案湿，雨花应共石床平”，在幽趣之外更具空灵之味。

王孟山水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纯然写山水、不涉及佛事的诗。面对这一类诗，讨论诗人是否带着禅意的自觉来观照山水比较困难，但是阅读者可以带着禅味的眼光去品读诗句，王士禛所言“王、裴《辋川绝句》，字字入禅”，并非确指王维和裴迪的《辋川绝句》每个字都蕴含禅味道，而是指出用禅味来体察诗句的可行性。

在纯粹意义上的山水诗中，诗人在面对有形的山水风景的欣赏中，欣赏者回归自己的人生经验而获得了某种体悟，从而暂时搁置下了内心的纠结和痛苦，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无所欲求的人仿佛回归了赤子的状态，从而到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。与山水自然建立的亲密关系也使得诗人达到了与自我的同一，甚至忘却了自我的存在。欣赏山水是一种建立在“目之于色也”的视觉感官之上的审美体验，但是因为诗人主体的介入，或者说作为一个悟禅体道者的介入，使得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地描写山水之景的诗句，实际上已蕴含了诗人的某种感情体认。而当这种感情与禅学的“空”的意境勾连起来的时候，山水诗就在某种程度上向禅味的向度展开，甚至具有了抽象意义上的“味”。谢思炜在《禅宗与中国文学》中也提到：“王维的山水诗，恰恰是非常自觉地寻求主体与自然的和谐的结果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山水诗创作与他的形而上学思考和宗教信仰形成了互补互证的关系”。

王维的《积雨辋川庄作》：“积雨空林烟火迟，蒸藜炊黍饷东菑。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山中习静观朝槿，松下清斋折露葵。野老与人争席罢，海鸥何事更相疑”，正是王士禛所认为的“字字入禅”之作。此诗的禅味不仅在于诗人与世无争的思想追求，更在于在对景物的观照以及和景物的互动之中，蕴含着一种忘却自身的趋向，一种诗句本身并未尽然传达但是读者通过琢磨“空林”、“朝槿”等意象的组织、以及在描写意象时所选择的着手点等等才能达到的体悟。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是孟浩然的一首典型的山水诗。

诗人从江上眺望香炉峰的视角切入，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山水之间，佛家倡导的跳脱尘世之外的生活始终对他发出召唤，诗歌最后中来自僧庐的“钟声”赋予这种禅道的召唤以听觉上的声音具象。

“禅味”的诗学观在唐代并无成形的理论构建，因此解读王孟山水诗中的“禅味”意涵很可能只是一种主观臆造。但是从“禅味”入手来寻找山水诗创作在对禅宗思想的体认和贴近，寻找诗境和禅境的共同诉求，也不失为一个可以一试的切入点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《王右丞诗集笺注》，王维撰，赵殿成笺注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6月第1版；
- [2]《孟浩然诗集笺注》，孟浩然撰，佟培基笺注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5月版；
- [3]《文心雕龙》，刘勰著，范文澜注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8年9月第1版；
- [4]《维摩诘经》，赖永海、高永旺译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年5月版；
- [5]《诗式校注》，释皎然著，李壮鹰校注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3年11月第1版；
- [6]《白氏长庆集》，白居易撰，《白氏文集》卷第五十一，四部丛刊影日本翻宋大字本；
- [7]《沧浪诗话校释》，严羽著，郭绍虞校释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1年5月版；
- [8]《带经堂诗话》，王士禛著，郭绍虞主编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3年11月版
- [9]《魏晋玄学论稿》，汤用彤撰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6月第1版；
- [10]《中国文学史（第二卷）》，丛书主编：袁行霈，本卷主编：袁行霈、罗宗强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2月版；
- [11]《中国诗学大辞典》，傅璇琮、许逸民等主编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12月第1版；
- [12]谭朝炎：《红尘佛道觅辋川 王维的主体性诠释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4年5月第1版；
- [13]谢思炜：《禅宗与中国文学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3年12月第1版；
- [14]张伯伟：《禅与诗学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9月第1版；
- [15]杨鑫：《王维的禅境与意境理论》，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07年第3期；
- [16]姜光斗：《论王维的禅宗思想》，《唐都学刊》第十卷，1994年第5期（总第39期）；
- [17]黎文丽、傅绍良：《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》，《唐都学刊》2005年11月，第21卷第6期；
- [18]王辉斌：《论孟浩然与佛教及其佛教诗——兼与王维的同类诗的比较》，《江汉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科学版），2009年8月，第28卷第4期。